

我的冲凉故事(上)

作者：黄新聪

我爱冲凉，夏天至少要冲3—4次，不然总感到浑身不舒服。这可能是小时候生活在热带的环境所使然。当年，每天清晨天刚蒙蒙亮，便在屋前的小河流，围上“水幔”（注1），脱下

内裤，扑咚一声跳入河中，在没腰的小河流里搓一搓身，然后游回“当加头”（河边的小台阶）搓搓肥皂，之后又跳下小河把肥皂沫冲洗干净，再用小毛巾抹干身子，穿好裤子便回家

吃早餐，精神焕发地上学去了。

中午放学回家，撩下书包，脱下校服，急不可耐地围上“水幔”又冲凉去了。但此时烈日当空，骄阳似火，小路上的砂石如炭火般烫脚，午间冲凉不到河流去，而是在屋前大“炎柴桶”边踩着小凳子，用葫芦瓢舀着桶内积蓄的雨水，一瓢瓢地从天灵盖淋到脚跟底，此时的感觉是：凉爽、舒服！那个年代，坤甸没有自来水，居民食用的水全靠“炎柴桶”（注2）积蓄的雨水。居民家屋前屋后或天井，都安置几个用“炎柴”箍起来的大木桶，每当下起瓢泼大雨时，雨水便从屋檐顺着小铁槽流到木桶里，有的大木桶可积蓄10多立方的水。这些排列有序的“盐柴桶”成了坤甸的一大景观。

下午夕阳西斜，海风微拂，卡布阿斯河（华人称为卡江）两岸尽是些游泳、戏水的男男女女，与其说他们是游泳，不如说是来江边洗澡。只见人群中，男的下身围着“水幔”或穿着短裤，女的围着高及上胸紧裹双乳的莎笼，有的在大木排附近游泳和洗衣物，胆子大的男孩则在停靠江边的高约两米的

大“舢舨”（小运输船）上跳水，然后从“舢舨”底下潜游过来。我经常加入“夕阳游水”行列，但由于生性胆怯懦弱，不敢“跳舢舨”，只在大木排附近做些狗爬动作或浅水潜泳，然后在木排上搓搓肥皂，再跳下江中清洗掉肥皂沫，便上岸穿衣回家。

晚间，有时天气闷热，入睡前又去屋前小河流冲凉。坤甸穆斯林一天要做五次功（即朝圣地麦加念五次经），我每天则要冲四次凉，几乎天天如此，月月、年年如此。

坤甸没有澡堂，人们也不知澡堂为何物。我第一次听到澡堂之名并亲临其境，那是回国后的事：1950年新年除夕——当兵后的第一个休息日。我们到部队后已经半个多月没冲过凉了，空军预科总队学生大队部特为我们安排到驻地——衡阳市的一家澡堂“洗澡”。大伙听说要去市内洗热水澡，既高兴又新奇。全大队400多人，以区队为单位，列队步行近一个小时到“澡堂”洗澡，限定入室洗澡时间30分钟。我们是第二批进入澡堂的，当我们在澡堂门外急不可耐地等候，忽然间澡堂大门洞开，小伙子们

哗啦啦地奔了出来，个个满面通红，不少人用广东话骂娘，有的人还直言劝我们不要进去，说里面又脏又阴暗、潮湿，不是人去的地方。但部队纪律严明，谁敢擅自离开队伍。当我们进入澡堂后，一看不禁胆颤心惊，目瞪口呆。在一个阴暗潮湿、面积不足40平方米的本房里，20多个大木盆分三行并列排着，澡堂工人正在忙着倒热水，整个房子冒着热气腾腾的水蒸气，浓雾氤氲，一片朦胧，几乎已到伸手不见五指的境况。澡堂管理人员说：“大军同志，两人共用一个盆！”大伙你看我，我望你，都在犹豫不定，带队的值星区队长发令了：“快脱衣服，抓紧时间洗澡！”此时，只见外省籍的学生兵动作迅速，脱光了衣服，相约好了伙伴，双双坐在大木盆里洗开了，有的人还互相交谈，互相搓背，神态自若；而我们这些从广东来的新兵却面面相觑，惊恐慌张，面有难色。区队长又发令了：“你们这些南蛮子在发什么呆，还不赶快脱衣下盆洗澡！摆什么小知识分子的臭架子。”过后，他可能感到刚才出口不逊，又婉言相劝：“这里没有女同志，别



夕阳西斜，卡江两岸尽是些戏水、冲凉的男男女女